

■ 史象万千

历史实践 远比口号复杂

洪振快 历史学者

“德先生”本身就是个众说纷纭的谜题，它绝不像陈独秀在1919年所说的可以救治“一切黑暗”那样简单。

众所周知，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是五四运动树起的两面大旗，也是自五四以来深入人心的两个口号。人们深信，只要实现这两个口号，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；在前进道路上出现挫折，皆因背离了这两个口号。

然而，历史实践的结果远比口号复杂。以“德先生”来说，当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六卷一号上提出“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，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”的时候，受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他实际上还无法预料世界各国实践“德先生”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，“德先生”其实也没有他说的可以救治“一切黑暗”的魔力。

有人做过统计，到陈独秀发表上述见解的第二年即1920年为止，世界上大约有30个国家实现了“德先生”。但是，到1942年止，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，这个数字降到了大约12个。之后，在1943—1962年间，受“二战”反法西斯胜利的影响，“德先生”在51个国家、地区得以实现，但其中有29个很快夭折。到1973年，世界上总共有40个以选举实现“德先生”的政权。从1974年起又大幅上升。

在世界范围内，“德先生”几起几落，总体上呈波浪式前进。历史实践比陈独秀在1919年的判断要复杂得多。这种历史的复杂性，尤其体现在一些国家在实现了“德先生”之后又出现倒退的现象上。其中最经典的例子，是1919年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到1933年演变成了纳粹德国，纳粹党是在1932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的，希特勒也是按照魏玛宪法提供的机制合法地成为德国总理的。

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观点，“德先生”作为一种制度，其特征是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产生政策制定者。“德先生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权力归属问题，实现主权在民的目标。这一目标的实现，需通过民众的选举。但选举只是体现政治参与。对于“德先生”来说，

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竞争，即各种政治力量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竞争。

在历史上，有过参与程度低而竞争程度高，比起参与程度高而竞争程度低更符合“德先生”要求的现象。比如英国，13世纪就出现了议会，1688年的“光荣革命”确立了君主立宪制，已经可以算是民主政体，但其政治参与程度有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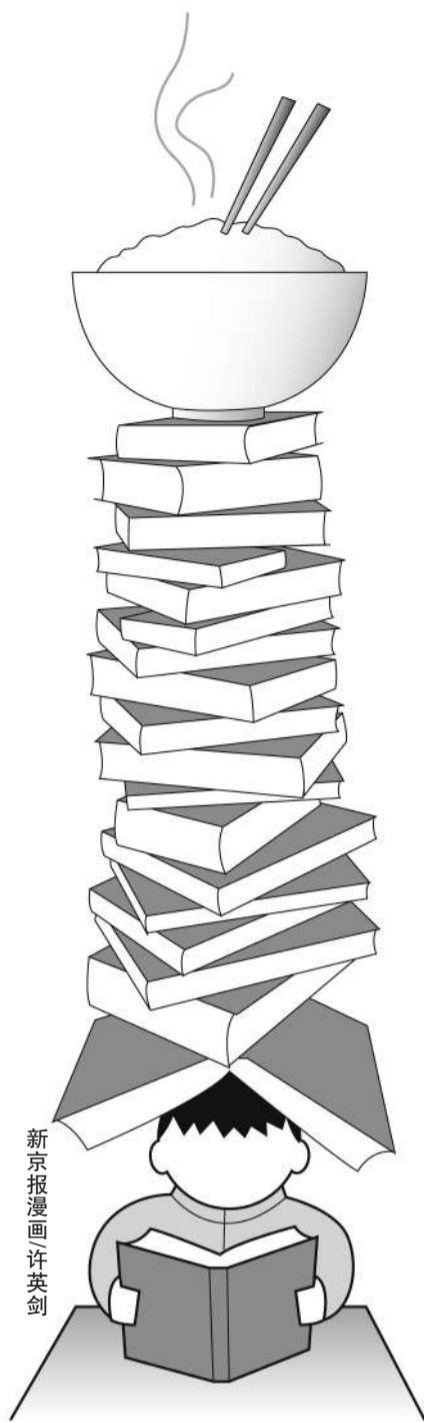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18世纪中叶，英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仍只占居民总数的4%。1832年进行了选举改革，使全国选民人数大约增加了50%，但比例仍然太低。1884年的改革使选民人数增加到67%，但仍有40%的成年男子和所有妇女未获得选举权。1918年的改革使80%的成年男子享有了选举权，妇女第一次得到选举权。1928年改革使所有成年人不论男女都享有了选举权。1948年实现了一人一票制。1970年，将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，普选制最终确立。

美国在1787年立宪后已可以算是民主政体，但选举权也有一个扩大过程。美国妇女在1920年8月26日才获得选举权，而黑人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争取到选举权。

通过各国历史比较，人们发现一个现象，即“德先生”实现得比较好的国家，通常是先有宪政，法治比较给力。要想“德先生”运转良好，必须先进行宪政、法治建设。世界各国在实现“德先生”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似乎可以验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。

也有人提出，“德先生”的实现，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，这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到底经济水平、中产阶级要发展到什么程度“德先生”才能实现，则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。

总而言之，“德先生”本身就是个众说纷纭的谜题，它绝不像陈独秀在1919年所说的可以救治“一切黑暗”那样简单。历史实践远比口号复杂，这应该是陈独秀当时没有想到的。(15)



新京报漫画 许英剑

■ 校园故事

孩子不欠谁什么

吴非 杂文家

中国教育有个一直没引起人们关注的弊端，即，总要让一个孩子感觉自己一直欠着谁的，欠国家的，欠社会的，欠老师的，欠家长的……每个人都指望他是个“接班人”，能够继承，能够光大发扬，能够感恩。

现在的中小學生，作业负担过重，精神负担也不轻。有个学生说过，他爱美食，家庭也有能力让他经常吃点好的。可是他说，现在特别不想吃好的，“恨不得三顿就在学校食堂混混，哪怕只吃桶面”。上高中以来，每次他称赞家里做的菜可口，妈妈仍然习惯地说一句：“那你可要好好学学啊！”他向同学诉说自己的苦恼时，周围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，原来大家的经历差不多。来自家长安排的一次旅游，买了一件小电器，一双新鞋，甚至一个冰激凌，都可以附加这句话。这个学生说，期末考试没考好，“恨不得把一年来吃下去的好菜全吐出来”。

我在家长大会上说起这件事，全场家长哄堂大笑。笑什么呢？对号入座，笑自己，因为有意无意，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“交换”。只不过给孩子吃了一碗好菜，交换的代价便是“你要好好学习”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交易？所谓的“学习竞争”之激烈到了什么程度，那种苦，岂是“一碗好菜”就能换到的？相比而言，学生可不是不更事的孩子。有学生在随笔中发牢骚：不过让我到北京去了一次，花了他一千多元钱，一年

过去了竟然提了三次；那他们单位每年公款出国旅游，游山玩水，怎么也没有见他们说报答谁呀，也没见他们要表示要“好好工作”呀？——还真是这么回事，一引申，荒谬性就出来了。最好的教育是身教，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不要强迫孩子去做。

家长把全家未来的幸福押在孩子的学习上，不啻把几座山压在他的背上。不过是尽赡养义务，供给孩子吃穿用度，却在预期厚重的回报，不过是买了点鱼肉，也要附加一句“希望你能考上个好大学”，这是一种“参股”行为，也像是投资前的叮嘱，生怕血本无归。

中国教育有个一直没引起人们关注的弊端，即，总要让一个孩子感觉自己一直欠着谁的，欠国家的，欠社会的，欠老师的，欠家长的……每个人都指望他是个“接班人”，能够继承，能够光大发扬，能够感恩。——在他还不懂事或是刚刚懂事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：你欠得太多了，你得发奋努力，日后“涌泉相报”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美国曾评选“儿童给成人的忠告”，从孩子们给老师和父母的话中，选出了十句，我只记得第一句——“我的手很小，请不要往上面放太多的东西。”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，特别对那些刚刚懂得看世界的孩子们。学生看到父母劳动的艰辛，铭记老师工作的辛劳，这就很好了，他们会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他们会尽自己的努力的。

为什么有些学生考上了大学后却不能保持学习动力甚至荒废学业？很简单，他认为自己欠下了一笔“债”还完了。(10)

■ 看见想到

民族的自尊和韧性

林达 著名作家

很多人认为，假如一个民族历经欺压，反弹出来的就一定是大规模的极端民族主义，但在现实中，很可能，它反映的只是不自信导出的深刻自卑。自尊是沉稳和定力。

都市就是都市。不论哪个国家，都市总是最丰富多彩的地方。这几天，纽约爱画画的，都会惦着要去一趟犹太人博物馆：上世纪初印象派大师之一，弗伊拉德（Edouard Vuillard）的特展，正在那里悄悄展出。弗伊拉德是犹太裔法国人，在意大利住过很久。他的色彩真美，幽暗中一块块亮色跳出来，跳得动人心魄，却不突兀。他的肖像画，如他自己说的，画的不是人物，是环境中的人，他的人物和环境是如此合拍。博物馆商店卖着他的画册，细细一看，印得最好的，还是意大利印刷。

现在的犹太人博物馆原是一栋家族私宅。它坐落在纽约第五大道1109号，和92街交汇的街口。老博物馆悠悠地经营，已经一百年零八分。他们没有“国家资助”，那个时候，犹太人没有国家。他们只是流亡散居在地球各处的一个民族。他们曾失去自

己的语言，在文化上多多少少和居住地同化，唯宗教是民族传承中的坚韧内核。

这个纽约博物馆的种子，是一个美国法官种下的。梅耶·舒尔伯兹法官是个犹太人，他的私人藏书曾是美国最好的私人图书馆之一，他收藏犹太人文物，包括许多早期希伯来文书籍，包括几十本古版书和许多手稿。一百零八年的1904年1月20日，舒尔伯兹法官把自己的二十六件珍贵藏品捐出来，成为纽约犹太人博物馆的开端。只是，当时博物馆寄居在一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，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十年。这个百年神学院也还在继续，就在纽约曼哈顿的百老汇大道3080号。

1944年，犹太商人和慈善家弗里克斯·瓦伯格的遗孀去世了，她留下遗嘱，把自己的法国哥特式城堡住宅，捐给了犹太人博物馆，就是现在的馆址。如今博物馆已经有了两万六千个藏品，是以色列之外最大的犹太人文化艺术收藏，也是世界上致力于研究犹太文化的最重要机构之一。它的每一个展出都精心策划，常有结合文物和艺术品、跨学科解释探讨思想和历史主题的大型展出。例如：1987年的“艺术、真理和正义”展；1999年的“柏林大都市的故事：犹太人和新文化”等等。去年，《死海手卷》也在这里

展出，错过的朋友，到现在都还在痛心疾首。

很多人认为，假如一个民族历经欺压，反弹出来的就一定是大规模的极端民族主义，就是内心恒久无法熄灭的熊熊怒火，他们把这样的反应理解为“自尊”。但在现实中，很可能，它反映的只是不自信导出的深刻自卑。自尊是沉稳和定力。犹太民族是一个饱受欺压、几乎灭绝的民族，他们在失去自己的土地、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之后，千年来默默维护自己的信仰。他们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。无数普通人，自尊而谦卑地，只是崇拜上帝，收集和收藏文物，研究和传承文化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他们恢复自己的语言，研读自己的经典，恢复自己的民族文化。作为个人，他们很多人如弗伊拉德，尽最大努力学习，展现自己独特的天赋和才华，为自己的民族增添物质和精神遗产。

如今在以色列之外，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二十六个像纽约这样的犹太人博物馆。其中不少地区，曾经歧视、羞辱、监禁、驱赶和屠杀过他们。现在，犹太人幸存者、他们的后代，不是带着仇恨，而是带着自己辉煌的艺术和文化，回来，有尊严地，盖起自己的博物馆来。(3)

